

一顿难以下咽的黑茶 孙国辉

孔祥瑛女士和她的后代 赵纲

抗战时期的杨森 胡剑

岳父新疆六十年 胡新明

回忆学生连 许学芳

定格历史
收藏记忆

「老照片」

OLD PHOTO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102辑/冯克力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5.8

ISBN 978-7-5474-1648-8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-史料②中国历史-现代史-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4785号

- 责任编辑 冯克力
装帧设计 王 芳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6印张 120幅照片 120千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0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第一七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全體幕僚送別顧問車爾卡索夫回國紀念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攝影



来华助战的苏联顾问

胡 剑 供图

1941年10月25日，在国军第二十七集团军供职的苏联军事顾问车尔卡索夫行将回国，该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与其合影留念。北伐时，国军中就有过不少苏联顾问，后因国共反目而撤出。后来，随着德国装备的大批购进，德国军事顾问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军。抗战爆发不久，德方碍于与日本的盟约，将其服务于国军中的军事顾问悉数召回。而此时苏联为了缓解来自日本的威胁，积极支持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，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援，各种专长的军事顾问也随之而来，服务军中。之后，先是由于“皖南事变”，国共摩擦加剧，苏联开始减少援华军人的数量；继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国的军援与顾问陆续涌入中国，苏联遂于1942年1月将派驻国军中的顾问全部撤出。车尔卡索夫回国不久，太平洋战争即爆发了。

1966年“三八”妇女节留念合影



劳动妇女的节日留影（摄于1966年）

谭金土 供稿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编 辑 赵祥斌
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一〇二辑

目 录

孙国辉	一顿难以下咽的黑茶	1
赵 纲	孔祥瑛女士和她的后代	20
胡 剑	抗战时期的杨森	26
孙建秋	我家的抗日故事	50
高石英	父亲亲历“地道战”	64
居 然	漂泊西南间	71
王秋杭	1989年：大西北采风记（上）	81
白 磊	我的外公白瑞生	95
胡新明	岳父新疆六十年	114
陈晓阳	悠悠岁月	130

1267
465
V/02

许学芳	回忆学生连	141
于广生	半个世纪的回忆	154
王乐光	我的几张电影明星照片	164
孙玉德	女儿的梦想	173
孙国辉	《老照片》“赛音”！	177
丁 丽	你好，《老照片》	181
冯法亮	我与《老照片》的“三步曲”	186
冯克力	“抗战”情结	188

封 面 1959年：屯垦新疆一家人（胡新明）

封 二 来华助战的苏联顾问（胡剑）

封 三 劳动妇女的节日留影（谭金土）



一顿难以下咽的黑茶

——战斗英雄邵喜德的故事

孙国辉

1962年冬天，我搭父亲下乡出差乘坐的一辆不断抛锚的美式旧吉普到牧区去。当路过翁牛特旗老西窝铺时，天已过午，我们又冷又饿，父亲说：“天太冷了，咱们去你邵大叔那儿喝点茶再走。”于是，车向右拐，开上了去鸭鸡山林场的乡村便道。

在草原，倘若一位行路人渴了，走到任何一座蒙古包讨口水喝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。好客的蒙古人绝不会让陌生的客人只喝凉水，而是端上热乎乎的奶茶让客人就着奶豆腐、蒙古果子喝好吃好。奶茶是这样做成的：先在锅里倒上水，将砸碎的砖茶放在锅里熬，熬开后再放点儿盐一起搅拌，之后再加进奶子（鲜奶），用勺子不停地搅拌，待沸腾后，一锅香喷喷的奶茶便烧好了。喝的时候可以单喝奶茶，也可以抓一把金黄的炒米放在碗里，舀上嚼扣（类似稀奶酪的奶制品），加上黄油和奶豆腐、奶皮子（皆为奶制品），再把滚烫的奶茶浇进碗里，炒米簌簌地响着炸开……那香纯、那热度刺激着舌尖和齿颊，旋即热乎乎地沿食道走下去——整个身子便都暖起来了，不渴、不饿也不冷了。随着主人殷勤地续茶、劝饮，定要你喝出汗来，喝透了，方才作罢。这样的奶茶喝过以后，浑身热乎



邵喜德戎装像。时年二十四岁，任团参谋长。

乎的，仿佛所有的关节都活络起来了……

其实，口腹之欲并不是我想见邵大叔的目的，我是想近距离地看看这位在全盟、全自治区，甚至全国闻名的神话般的人物。

到了林场，在一间简陋的偏厦子办公室里见到当管理员的邵大叔，他一点不像想象中那么英姿飒爽，只是一位又黑又瘦、衣衫褴褛的中年人。见到父亲，他很热情地从只有一张破旧办公桌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匆匆跑出去，片刻后和邻居家一位老额吉（蒙语老妈妈）提着两只暖瓶和粗瓷碗回来，给我们倒上了奶茶。



邵喜德与哈森结婚留影

天哪！这是什么奶茶？只用砖茶加水煮开后加盐还搁了几粒玉米碴，茶里没放牛奶，也不辅以嚼扣、黄油和奶豆腐。这种看起来带点儿褐色，喝起来略带咸涩味的清茶，牧民们称之为“哈日切”（蒙语意为黑茶），是旧社会穷困潦倒的牧民和王府的奴隶或者奶牛不产奶时喝的茶，是嗜茶的蒙古人喝的差到不能再差的茶。

我看父亲，他却如饮甘醴般一边一碗又一碗地喝着，一边和邵大叔亲切地谈着。当时，邵大叔正值被打成右派后贬下来接受改造、“走麦城”的时候，虽身形憔悴，但眼神却犀利。他看着旧相识高兴地喝着黑茶，满脸歉意。那位老额吉抱歉

地说“素乌沃切”（蒙语意为没有牛奶的茶），同时也“切乌……切乌”（蒙语意为喝茶）地让着。我当时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，能看出点儿眉眼高低，也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走的时候，邵大叔送我们到大门口，从车后窗望去，他孑然站立，身子却挺拔，毫无虎落平阳的颓势。

人生的际遇会有巧合。当我多年后调到赤峰市政协工作时，邵大叔竟也调到了此单位任副主席。当然，这已经是在他经过“文革”的霜刀剑雨和“右派”平反落实政策以后的事了。而我也由于父亲曾留学国外被认定为“特务”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而受株连，被定为“黑五类子女”和“狗崽子”，致使我不能入团入党、不能入伍上大学，没有工作而沦为四处揽零活的短工多年后，随父亲的平反和落实政策有了工作。由于父亲的关系，我亦与邵大叔走得很近，甚至无话不谈。

邵喜德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，蒙古族。1945年8月，在王爷庙（今乌兰浩特）参加东北抗日联军，后来转编为东北民主联军骑兵师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齐齐哈尔、四平、长春、沈阳等战役中历经战斗200余次，40次跃马冲锋。在四平战役中，他藐视顽敌，面对山上敌三挺轻机枪、两挺重机枪和两门六〇炮的扫射和轰击，不顾战友的劝阻，单臂擎刀，跃马仰攻，砍杀了敌机枪手和炮手，并乘胜连续冲杀，手刃顽敌40余人，威震敌胆。

他曾荣立特等功一次、大功一次，荣获东北民主联军英雄奖章，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，光荣参加了1950年10月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、模范代表大会。会议期间，开国英模们受到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。这次大会是建国初期召开的最隆重盛大



邵喜德与战友合影。



毛泽东和邵喜德握手。

的会议，令全国人民瞩目。骑兵英雄邵喜德的名字在全国受到赞颂和传扬，无数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。

大会闭幕后，各地的英模纷纷踏上归途。但邵喜德却接到军委和总政的通知，命令他暂时留京，说有画家要为他画像。

1997年初，邵大叔在家里一边像喝白开水一样大口喝着高度白酒（在被打成“右派”以后，在逆境和落寞中，他有了嗜

酒的习惯)，一边愉快地回忆当年画像的经历：

“全国英模大会结束后，总政和军委命令我留下，说有画家要给我画像。我当时二十三岁，不知道怎样画像，更不知道画家是谁，只知道服从命令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。

“后来知道是徐悲鸿同志给我画像，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，是全国闻名的大画家。

“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同志，是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间很宽敞很豁亮的屋子里，汽车把我从住的地方一直拉到屋门口，徐悲鸿看上去有四十多岁，其实已经五十五岁。我立正



朱德和邰喜德（前排左一）等合影。



邵喜德和与会的英雄合影。好特老、邵喜德、斐云、何子生（自左至右）。

向他敬礼，他很热情地和我这个小青年握手，拉我到椅子上坐下。他人长得很帅很精神，身上有一种虽然随和但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后来别人告诉我这叫‘艺术家的气质’。他的个子和差不多，颧骨长得有点儿高，像我们蒙古人。第一次去没画画，只是彼此互相认识一下，聊了聊，徐悲鸿同志就请我到街上的饭馆吃了顿饭。

“以后开始正式画像了，每天上午用汽车把我接到美术学院，徐悲鸿坐在一个支开的木头画架子后头，让我穿着军装站着或者坐着。他一边画，一边跟我聊天。他没有大艺术家和院长的架子，十分随和。他告诉我，画的时候你要觉得累，可以活动手脚，可以喝水甚至可以走动和上厕所，再不要说‘报告’，自己随便掌握，他笑着说你喊报告会打断我画画的思路。这里不是部队，你只管放松就行了。



会议徽章

“每天只画一个多钟头。到时间后，徐悲鸿就请我上馆子吃饭，每次他都打电话请他的好友田汉同志来陪，徐悲鸿有时管田汉叫寿昌，有时叫他伯鸿，后来田汉同志看我有些捂迷（赤峰方言‘困惑’），才告诉我这都是他的字和笔名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。当时天气渐凉，我们大多是去王府井的‘东来顺’饭庄吃涮羊肉，喝茅台酒。我当时不会喝酒，田汉同志却又能喝又能聊，有说有笑，妙趣横生，加上火锅热气蒸腾，使席间气氛十分活跃。后来徐悲鸿在画像时慢慢讲了田汉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：田汉是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、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。1928年田汉与徐悲鸿、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和南国社，在电影阵线也很有作为。三十年代就是‘左联’成员，1932年入党并写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，经聂耳谱曲后传唱全国，后被定为中国人民



邵喜德免冠照

共和国国歌，这也是我和战友们最爱唱的歌。那时吃饭大多是徐悲鸿花钱，有时田汉做东。他们还陪我看戏，演员都是青少年，估计是戏剧学院的学生，看戏的时候他们两位不在意我的年轻无知和外行，很亲切地和我谈话，给我讲解戏里的故事情节。到演戏结束的时候，演员最后全体出台谢幕，田汉就拉着我的手走上台，说同志们等一等，这位就是骑兵英雄邵喜德同志。当时我的名字好像演员和观众都知道，台上台下热烈地鼓掌，我当时不知怎么办好，也说不出什么，只好立正敬礼，还有不少演员和观众拥过来让我签字，弄得我好个出汗！

“有一天，记得徐悲鸿让人把椅子擦起来让我坐在上面，



邵喜德（中）与战友们的合影

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，他坐在不远的一把椅子上，左手大拇指扳着一块云彩形的挤了颜色的薄板蘸色画画。正画着，来了几个同志，都穿着便装，其中有一位高个子的人穿着深色呢大衣，好像是位大‘打拉嘎’（蒙语意为官、领导）。他好像和徐悲鸿很熟悉，一进屋就笑容可掬地双手打着手势，让大家都不要动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徐悲鸿也顺其意继续给坐在椅子上的我画像，我根据军队的习惯看出另外三个人是这位首长的秘书和警卫，那这人的职位一定不低。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位首长竟从跟随的人手里拿过一个照相机，他和徐悲鸿聊了几句就过来和我握手，笑着说：‘好棒的小伙子，这么年轻就成了英雄，骑马挥刀，很神